

编者按:2023年12月22日至2024年1月4日,蔡桂顺远赴南极点开展极地探险。作为瑞安市融媒体中心特约记者,他在天瑞地安App连载“老蔡南极点探险系列”文章共计15篇,真实记录极地风光与探险感悟。2026年8月7日,老蔡再度启程,奔赴北极点开启极地之旅,以此实现南北极极点探险的人生闭环。本次行程,他依旧随行记录,并专门投稿《北极点跳水记》一文。文章延续其一贯轻松风趣的行文风格,于真实记叙中怀揣赤诚、热爱。分享给广大读者!

北极点跳水记

■蔡桂顺

北京时间8月15日17时30分,我们搭乘的法国“指挥官夏古号”破冰船,顺利抵达北纬90°的北极点。在这片地球之巅、北冰洋核心腹地,船舱内外响起阵阵欢呼,宾客的庆贺声、清脆的碰杯声与船上爵士乐队的轻快旋律交织相融。那一刻,当年上望公社蔡宅村被戏称为“大粒老鼠屎”的乡间顽童“阿顺”,继瑞中师兄老沈之后,成为瑞安圆满完成南极点、北极点呼应、闭环之旅第二人。

选择今年去北极点,是因为2026年是人类成功抵达北极点的百年纪念之年,极具特殊意义。挪威极地探险家、人类南极点首抵者阿蒙森,1926年搭乘“挪威号”飞艇冲破北冰洋浓雾,飞越地球最北端空域,创下国际官方认证的人类抵达北极点最早纪录。百年后的2026年,我们夫妇乘坐搭乘夏古号破冰船,从挪威朗伊尔城一路北上、破冰前行,以亲身征程致敬所有极地探险先驱。

破冰船停泊在北极点一片广袤厚重的浮冰海域旁,船方放下舷梯,全员分批下船,开展丰富的冰原与极地上活动,如北极点地标打卡、摄影、徒步、滑雪、冥想、喝茶……没错,同船的中国工夫茶爱好者在冰原铺开一席之地,围炉煮茶。还有人把来自地球上最遥远地方的明信片写好了收信地址,塞进船方立在冰原上的一只黄色邮箱里。因为破冰船还担任着极地科考任务,所以来自不同国家的随船极地科学家们也下船寻找地方,开展冰芯取样、冰下海水取样等各种科考作业。

在冰原上活动要注意北极熊出没。所以大家下船活动前,船上的直升机早已升空飞行,进行安全性巡查,然后选好一个安全活动区域,再插上彩旗或其他醒目标志,并安排对讲机、枪械的工作人员立在高处,四处警戒,万一出现“北极霸王”,要鸣枪驱离。

而水上活动,除了皮划艇、冲锋艇,最刺激也最需要勇气的项目就是在4000米深、零下温度的北冰洋冰海里跳水、冰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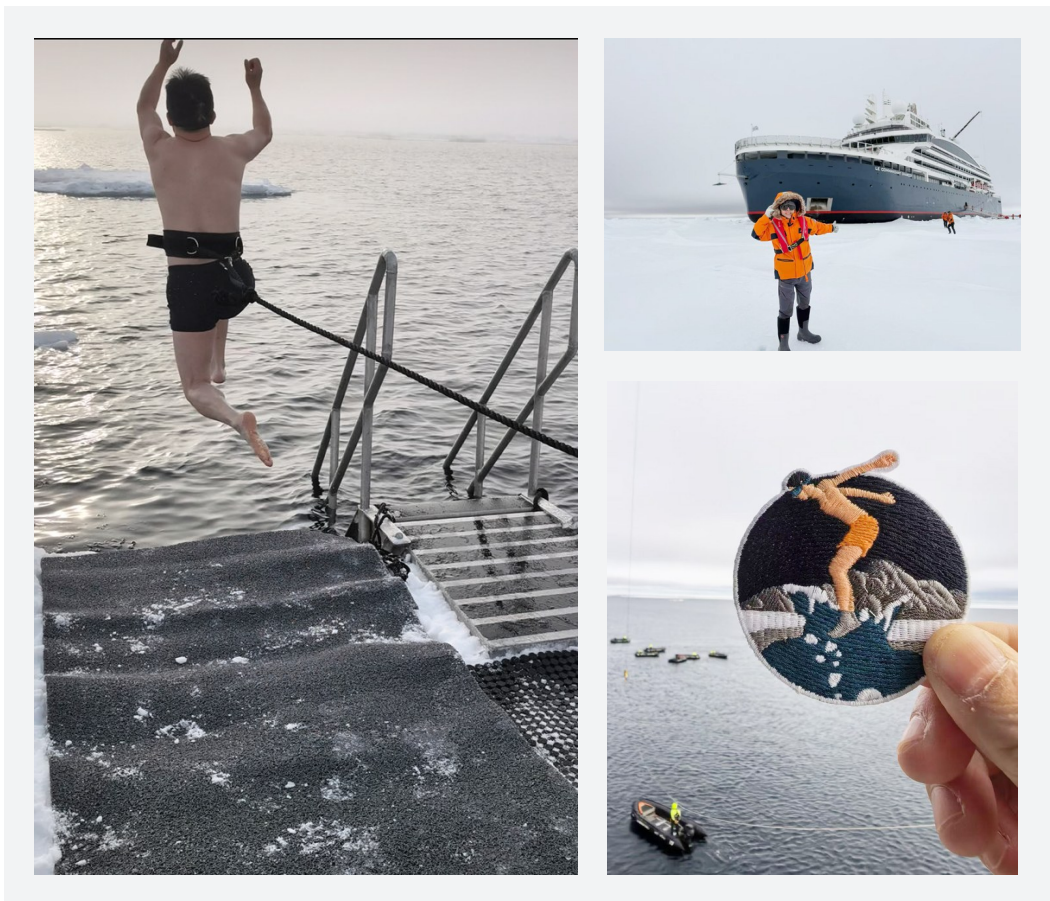
早在出发前一个月,探险公司的小詹就说此行在北极点有个“冰海跳水”的挑战项目,需要提前去医院做心电图检查。我和妻子一合计,机会难得,试试吧! 来都来了,真不行的话,届时再打退堂鼓呗。于是在出发前2天,两人去医院做了心电图检查,她没有问题,我有个“T波改变”,大概在做检查之前忘记了注意事项,喝了半杯咖啡之故,没有问题。问题是北冰洋太冷了,到时候会不会被冻坏呢?

在抵达北极点的第二天,我们就被安排次日下午跳 waters了。国内带出来的心电图报告单提早一天交给了船医,并通过了医生的各种检查、询问,然后签字。别看我俩英语不好,但加上肢体语言,和老外基本交流也是no problem的。

17日下午三点半,我们被安排去三层甲板等待第一组跳完。大我10岁的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先生也跟我同在第二组。这个极地运动项目每8人一组,按照顺序挨个跳。但是很多人只是战战兢兢“走”到冰水里,身体让冰水浸一下就上岸,点到为止,主打一个仪式感。少部分是是真的跳水——“扑通”一声跳入冰海里,洋面水花四溅,伴随着跳台边工作人员、排队等候者和破冰船5层甲板看台上吃瓜群众快乐的笑声和欢呼声。

在等待的时间里,大家一边七嘴八舌地抒发矛盾或坚决的心理,一边积极地做着热身运动,样子很滑稽,但主要是穿着很有意思:每个人在泳衣外面套一件酒店那种白色睡袍,上身再套一件统一的橙色防寒夹克外套,头上戴顶厚帽子,脚上穿双高筒防滑靴,乍一看,就像一队准备外出觅食的企鹅。

下午四点钟,第一组跳水勇士回到船上后,第二小组8个人就哆哆嗦嗦地走下舷梯,踩着冰原



上厚厚的积雪,唰唰唰地走向浮冰边的跳水帐篷。此刻,帐篷的里里外外都是校对名字声、加油声、壮胆声、扑通声、尖叫声、赞美声,还有甲板上客们传来的阵阵欢呼声,声声入耳,煞是热闹。

我是第二组里第一个。既然不远万里来到北极点,就必须跳水而不是“走”到水里! 那样,回国以后也好把牛吹得更响亮、更久远,哈哈。

系好安全绳后,心里有点发毛的老蔡光着膀子在冰海岸边打了一套自创的“中国功夫拳”以壮胆,“嘿嘿”“嚯嚯”“哈哈”,神奇的中国功夫把旁边的老外们看呆了。然后,退后、造势、拔腿飞奔,“扑通”一声,老蔡的身躯在北极点上空划出一条并不优美的弧线,落进地球之巅的北冰洋里消失了。被冰水淹没的一瞬间,老蔡的七窍、每个毛孔、每根发丝都涌进针尖般的冰水,“哦天啊,冷……死……了!”憋着气冒出海面,干脆又硬着头皮潜水,朝远处浮冰游了几米,结果被怕出意外的工作人员硬生生给拉回岸边了。岸上甲板上又是一片欢乐的笑声。在北极点冰海游泳是什么感觉? 这么说吧,那种刺骨的冷,如利刀般割着你的每一寸身体。上岸后则更冷,全身被冻得有一种冰裂之感,感觉每一寸皮肤都在破碎、开裂。不过在擦干身体后就慢慢暖和起来了,因为下午天气不错,有太阳,没有风,总体还好。65岁的俞敏洪老师上岸后,仿佛全身都被冰冻住了。慢慢缓过劲来的他披着干毛巾坐在帐篷里的椅子上,哆嗦着说在北极点可比南极游泳冷多了!

插叙一下:这几天同船的俞敏洪老师真的是帮了我们不少忙。俞老师和我们住同一层甲板,是个乐于助人的热心人。那天我们房间的门关不上,路过的他马上停下脚步帮我们鼓捣门锁;我妻子跳水后次日头疼,走廊上遇到正好过来找她复检的船上女医生,双方正在磕磕巴巴交流不畅、面面相觑的时候,又是路过的俞老师现场帮忙翻译;要求补领我的跳水勋章时,我正在走廊上和服务员比比划划,看到我和服务员尬聊,他又询问要不要帮忙翻译——那当然需要喽。翻译结束后,老俞边甩开大步向餐厅反方向走,边在走廊上大声说:“桂顺啊,要把英语学起来啊!!!”哈哈,包括他夫人在内的所有人都笑飞了。我说:“可以可

以,我以后就跟你学英语呀。”

扯远了,打住。回到北极点最刺激的项目——冰海跳水。

实话实说,在北极点跳水要克服两重困难。一是极致的生理冲击。入水瞬间,身体会感受到强烈的刺骨寒冷,仿佛被千万根针同时刺入,感官迅速被寒冷占领,短时间内可能因低温而麻木。这种低温环境(海水温度约-1.8℃)对人体是巨大考验,普通人可能在15秒内失去四肢控制。

二是强烈的心理挑战。站在冰海边缘,面对未知的寒冷和深度,需要克服本能的恐惧。但一旦完成跳跃,会带来巨大的成就感和自我突破,成为一生难忘的勇气勋章。

因为个人体质不同,妻子就没有那么幸运了。她上岸不久就头疼欲裂,呕吐,不得不进船上的医务室处理,服药、静卧,过了好几天才恢复。

冰海跳水挑战结束后,每个跳水者都获得了一枚“北极点跳水勋章”,可以骄傲地粘贴在自己的橙色探险夹克上。

这就是我们在北极点冰海的跳水经历,虽然用瑞安话说,我们是“熬牢”“蹿起打一棒”,但也算是给自己增添了一些珍贵的人生体验,符合老蔡一直信奉的一句话:“要大笑,要做梦,要与众不同,生命就是一场伟大的冒险。”

但是要说本次北极点真正的冰海猛士,我觉得非那两位法国老年夫妇莫属。我刚刚上岸不久,就看到一法国大爷穿个大裤衩、光着膀子,颤颤巍巍却毅然决然地走下水,让冰水淹没到脖子,然后迅速爬上岸,瑟瑟发抖地擦身子。他的金发夫人也以同样的方式冰海跳水。两位老人虽然只是“浅尝辄止”,但岸上、船上所有的人都报之以最热烈的欢呼和掌声,因为他们都已年近80岁了,却还有一颗如此勇敢的心!

尼采说,对待生命你不妨大胆一点,因为最终你都要失去它。诚哉斯言。人生不是用来“保存”的,而是用来“体验”的。大胆一点,不是为了对抗时间,而是为了不辜负这仅有一次的旅程。



扫一扫,看电子版

苦夏记

■张秀玲

闺蜜在乡下婆婆家小住,我前去串门,顺便蹭一顿午饭。厨房在一楼,没有空调,只有电风扇呼呼转。席间,聊及儿时的夏天,没想到我和她婆婆虽隔了20多岁,却同声相应。仿佛撬开一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玻璃瓶汽水,瓶盖开启的瞬间,苦夏的种种往事,便像争先恐后涌出的泡沫,滋滋往上冒。而从小生活在城镇的闺蜜,却像在听天方夜谭一样,眼里全是惊讶。

小时候,我家房子逼仄低矮,家中人口众多,四姐妹挤在一张小床上,小床又塞在小屋阴暗的一角。一到夏天,墨色四合时,蚊蝇成群结队,躲在蚊帐角落守株待兔,即使母亲用大蒲扇驱赶,总有漏网之鱼。母亲的杀手锏是,待我们入睡时,拿着小油灯,合上蚊帐,来个瓮中捉鳖。油灯一物两用,发现一只便烫死一只,直至将蚊子赶尽杀绝。母亲从未失手,可能是熟能生巧吧。一次家里来了客人,母亲不得空,大姐主动上阵,模仿母亲手法,不料片刻就把蚊帐烧出大窟窿。那晚,我们如何熬过蚊虫滋扰的漫漫长夜,已全然忘光,但大姐烧坏蚊帐的场景,却记忆犹新,时至今日还成为姐妹们相聚时的笑料。

那样的居住条件,又是溽暑,头上虱子得了天时地利,疯狂繁殖。不消几日,几姐妹头上便“硕果累累”。母亲见我们使劲抓挠,但因家务忙,无暇顾及,便塞给我们一把篦子,草草示范一番,教我们互相处理。我们低头对着饭桌,将篦齿贴着发根使劲往下梳,不一会儿,桌上便密密麻麻,再用指甲逐个摁死。然而这不能一网打尽,为斩草除根,姐妹们便两两结对,一人坐在另一人膝前,后者翻开前者的发缕,极尽寻找之能事,一行行寻,一缕缕灭。

这活儿竟带着几分游戏的趣味,尤其指甲“啞”地一响,那种细微的脆裂声,格外叫人解气。后来读到鲁迅笔下的阿Q捉跳蚤,并为此和王胡怄气时,不由扑哧一笑,甚至生出惺惺相惜之感。跳蚤虽不是虱子,但那种收获“战利品”带来的成就感可以相提并论。

我极易出汗,头发时常湿漉漉,散发一股泔水的酸臭味儿。母亲偶尔得空,扯着我的几缕头发,皱起眉头:“臭死了,洗头吧。”当时似乎没有专用的洗发水,母亲便让我们去采一种树叶,捣碎,碾出绿油油的浓汁,盛在大脸盆里。将头发浸泡其中,凉丝丝的,滑溜溜的,散发着草木清香,我磨蹭多时,舍不得用水清洗。我一直念想着那天然洗发水,只是不知名称。某日,刷到一位编辑的文章,才恍然大悟,原来那是木槿叶。

炎炎夏日,恰逢“双抢”,家有责任田,我们小孩也责无旁贷,时常跟随大人们起早摸黑劳作。早晚时候,在田边饱受小蚊蝇围攻,是家常便饭。白天烈日当空,没有任何防晒工具,脸被晒得发烫;傍晚收工,还得把稻谷、稻草用水泥船运回家。我们几姐妹在岸上拉着绳索,埋头弯腰,使劲往前迈,而五谷不分的父亲做舵手,手生得很,船犹如醉汉,在河里踉踉跄跄,惹来村里人阵阵善意的哄笑。后来看到《伏尔加河上的纤夫》油画,总不由自主想到这一幕。多年后,家人们讨论我当时发奋读书的动力时,我脑子里浮现的,正是那些干农活的场景。教室纵然简陋,但不必风吹日晒,不必弯腰躬耕,无疑是遮风挡雨的好地方。

因经济原因,我家空调姗姗来迟,安装后也是非到不得已才使用。为了省电兼蹭空调,我白天尽量去图书馆,晚上尽量逛超市,甚至为了盘算家里大空调和小空调如何使用才经济,有时一家人挤在大卧室里。时间久了,女儿都知道省电,客人一来,尽量带她们去小房间。而当不必为此精打细算时,许是长时间沐浴在大自然中,进入空调房,我立马浑身不适,手臂颈椎不堪其“凉”,医生美其名曰是“空调综合征”。上了年纪,身体越发娇弱。空调房进进出出,冷热交替,我中暑次数有增无减。无奈之下学会自我刮痧,应对不时之需。

忆苦思甜,诚哉斯言。这些曾经的苦,经了岁月风干和过滤,如今咀嚼起来,竟回出一点甜,席间言者和听者笑意盈盈。今年大暑天,我在避暑胜地度过了半个酷暑,回来后,只觉得那里凉爽舒服,却搜不出有趣的片段。或许苦才是故事的酵母,过分巴适,反而蒸发了故事原味。

图说
我们的
价值观

富强民主文明和谐
自由平等公正法治
爱国敬业诚信友善

天津大郑剪纸

俭以养德
吉庆有余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